

唐圭璋友朋书札七通考释

周 翔

内容摘要:民国时期吴梅、仇垞、陈匪石、赵万里等人致唐圭璋书札七通,作于1937-1946年间,内容主要为两部分:一为向唐圭璋讲述或询问友朋近况;二为友朋与唐圭璋之间的学术交流。通过对这七通书札的考释,可以真实还原唐圭璋民国时期生活的部分细节,亦能得知唐圭璋与其友朋在学术上的互动,为研究唐圭璋及其友朋之交游提供新材料。

关键词:唐圭璋 吴梅 仇垞 陈匪石 赵万里 信札

唐圭璋为现当代著名的词学大家,生前交游广泛,友朋众多。目前曹辛华教授正在整理唐圭璋各种文献。笔者在参与此项学术活动过程中,得窥唐老友朋书札甚多。民国时期诸多名流均与唐老交从甚密,信件往来亦繁,但由于各种原因多数佚失。以下所举七通书札,是协助曹师整理唐老存留信件时所得,内容主要是当时友朋与唐圭璋的交往与交流。且经查证,书札皆未收录于写信人之文集或日记,弥足珍贵。兹整理以供大家领略唐圭璋民国时期的交游情形,同时探查唐圭璋在民国时期与友朋间的学术交流细节,以为相关学术研究之参考。

一、吴梅^①书札一通

仍在蓝田,时有家报,老怀尚慰。惟离群索居,深感寂寞。所幸骨肉团聚,大小平安耳。尊诗至佳,兄谨藏笥中矣。冀野^②在芜湖,曾去一信,

①吴梅(1884-1939)字瞿安,一字灵鹫,号霜压。别署癸安、逋飞、曜庵、压叟等。室名奢摩他室。江苏长洲(今苏州)人。幼年时,吴梅曾拜俞粟庐为师习曲。辛亥革命时期,曾鼓吹民族革命,且先后任教于南京第四师范、上海民立中学。民国成立前后,历任北京大学、东南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国立中央大学教授,主讲词曲课程,卢前、任讷等大家均出其门。吴梅为南社重要词人。在南京任教期间,吴氏曾主持“潜社”和“六一词社”。且与许豪士组织“紫霞曲社”。1937年10月,吴梅举家迁至湖南湘潭,后又迁至云南大姚。著《霜压词录》、《词学通论》等。

②冀野,即卢前(1905-1951),原名正绅,字冀野,白号饮虹、小疏,江苏南京人。卢前师从吴梅,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戏曲史研究专家、散曲作家。著《明清戏曲史》、《中国戏曲概论》、《读曲小识》等。

未得复,不知收到否(闻与李清悚^①同居)。中大^②一席,承儿辈之请,业已辞去。因巴渝稍安,而携眷实非易事(较南京生活更大)。且喉瘡经年,精神委靡,故无意再执教鞭矣。小石^③、辟疆^④诸君,弟不知有消息否,颇念念也。手复,即请近祉。

十月十九日,霜厓顿首。四儿随叩。

按,吴梅此信未言具体年份,写作时间待考。信封言“江西德安县新酒楼唐圭璋台启”、“湘潭十四总罗祖殿后袖园吴瞿安”,由此知唐老时在江西德安,吴梅时在湖南湘潭。据钟振振等编写的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知“1937年11月初,中央军校南京本校第13届入伍生在庐山举行升学典礼”^⑤。且据《梦桐词》知,1937年唐老途经庐山,有10首庐山词;更由《踏莎行·德安重九》一阕可知,唐老于德安度过重阳节。另据今人苗怀明编写《吴梅生平年表》知,因日军轰炸苏州,吴梅于“1937年9月12日,带家人离开苏州,经南京至武汉。10月初,由武汉至湘潭”,直至“1938年7月初,带家人迁居广西桂林”^⑥。此外,吴梅信末注明写信日期为“十月十九日”,由此便知,该信写作年份当为1937年。

吴梅为唐圭璋老师。其信中夸赞唐圭璋诗作至佳,实乃谦辞。进而提及闻卢前在芜湖与李清悚同居,可知卢前与李清悚有交游,可补卢前交游之缺。吴梅亦向唐老言明,因喉疾和家事已辞去中央大学的职务。最后,向唐圭璋询问友朋近况,可知吴梅与胡小石、汪辟疆当互有交游。

①李清悚(1903-1990),号晴翁,浙江上虞人。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,师从教育家陶行知和陈鹤琴。曾为国立中央大学教授,与梁实秋同任职于国民党重庆教科书委员会。与冰心、卢前等多有交游。新中国成立后,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、民革上海市委顾问、上海教育学会理事。

②中大,即国立中央大学。前身为第四中山大学。1928年4月民国政府大学院批准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。抗日战争爆发,中央大学被迫停课。经辗转迁徙,于1937年12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复课。

③即胡小石(1888-1962),名光炜,号倩尹,又号夏庐,斋名愿夏庐,晚年别号子夏、沙公。南京人,祖籍浙江嘉兴。曾任金陵大学(美国基督教会于1910年创办,前身为1888年成立的汇文学院)教授,国立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。建国后,任南京大学(1949年10月,国立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合并,并改称南京大学)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,文学院院长,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,与陈中凡、汪辟疆并称南京大学中文系“三老”。著《甲骨文例》、《远游疏证》、《说文古文考》、《中国文学史》等。

④即汪辟疆(1887-1966),名国垣,字笠云,后改字辟疆,以字行。因故乡方湖,晚年自号方湖。民国时亦任教于中央大学,并曾任监察院委员、国史馆纂修。著《光宣诗坛点将录》、《近代诗人述评》、《唐人小说》、《方湖类稿》、《目录学研究》、《汉魏六朝目录考略》等。

⑤吴智龙、钟振振: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,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54页。

⑥苗怀明:《吴梅评传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12年,第359页。

二、仇垞^①书札三通

(一)

圭璋贤弟如握：

久不寄弟书，以旧历岁暮琐事务较多。知弟正在记念中，兄无他可告慰，只眠食如常。闭门休养以来，身体精神都比前为健。留有青眼，倘能见河清，亦是大快。此间及各地乱坛所判，都道清明没有大转机，年终大众都可还乡。虽属杳渺之谈，但以往事皆验，则未来者或亦可望。况灵学通达，亦为科学所不能掩，姑拭目俟之可也。《全宋词》前半月已得一部，因报载本月十二日又涨价。从前夏剑老^②特到社中，谓社友购之，只须三十二元。后涨价为五十八元，特价四十六元。十二日后，又不知涨到如何程度。兄思即弟寄到六折券，只能照五十八元六折，断不能照特价再六折。且涨价后，亦只照所涨数六折之。适家中劫馀书籍有暂不需者，遂属寄两部求售，得三十余元。遂托剑老作函介绍，欲仍以社友卅二元价购之。乃到商务馆，竟不能照前价，至少亦需四十二元。适会见黄警顽^③（商务老板待定，人称之为交际博士者），非常殷勤。谓多年不见，招待备至。兄告以与弟关系，并谓编译馆允赠弟六折券，现尚未到，而兄需阅此书。黄谓六折券并非单券，系一张券中注明购者几人或注明人名，黄遂于售书处商照五十八元六折，计三十五元一角。其手续由黄办之，大致照著作人购书例也。兄已与黄言，如六折券到必有兄名，将来兄不再以六折购此（弟如在券上书名，望仍照书兄名，以符兄之说）。黄君系特别应酬，犹念十数年前之情，可感也。书只二十本，惜两层横版，不大雅观。前谈照《全唐诗》式，即比此为精美，纸张印本都不差，内容亦无有可指摘处，总算大观。价值在《历代诗馀》以上，只版本逊之耳。末后搜集各大部中有极不易得者，附录中《宋词互见表》亦极佳。兄意只少一调之归类，因此书只

①仇垞(1873-1945)字述庵，又字亮卿。江苏南京人。1904年曾留学于日本弘文馆大学。回国后担任过江苏省第四师范学校校长，主持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学政，曾参与陶行知倡导创立的义务教育促成团体。并先后于宁创办各类学校，培养人才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仇氏各地辗转，而后避居上海。仇垞治学严谨，五十岁后始着力填词。与石云轩、孙闾仙、王孝雉号称“蓼辛社四友”，与如社和午社词人有交游。著《鞠燕词》二卷，辑《金陵词抄续编》六卷。善书法，王孝雉赞其书“骨秀神怡”。仇垞亦为唐圭璋老师，二人亦师亦友，关系亲密。

②即夏敬观(1875-1953)，字剑丞，一作幹臣、鉴丞、鉴臣、剑臣、鉴成，又一字盥人。号映盒，亦作映庵、映厂。室名忍谷楼、窈窕释迦室等。著《忍古楼诗集》、《映庵词》、《忍古楼词话》、《词调溯源》等。

③黄警顽(1894-1979)，上海人。黄为著名出版人，任职于商务印书馆，素有“交际博士”之称。黄与徐悲鸿交好，建国后还应徐之邀，去北京工作。

能供检查不能备阅读。如有调名归类,则检查尤便。但有《历代诗餘》,已可见同调各家之作。不过此书之人,多有为《历代诗餘》所遗者。如再有一表,更可以包举无遗矣。弟费十年心力成此伟业,不负辛苦。半塘^①、彊邨^②九原有知,亦当首肯,为之愉快者屡日。臞禅^③久不见,渠亦深欲得此书。但兄亦不便对渠说黄之所以待兄者。因黄既厚意于兄,势亦不能踵而请之也。弟意以为何如。弢素^④常有函来,惟写字手颤,似颇费力。未复弟书,或以是之故。近来恃医道为生计,去年出诊蚌埠两次,闻归囊尚不薄,词兴亦索然。此间词社亦少兴致。近数次每课交卷者只六七人,数老者都不缺课。上月东坡生日,社集以东坡生日命题,不限调。本月于下星日举行比较,不似吾社同人主张一致。前七集付印多日,尚未成。大致本月后或可装好,亦瑕瑜互见也。高瑞祯前送眷属返里,回沪曾见面一次。渠处距兄寓尚远,不易便道访之。来纸三张,属书近作,并代托林子有、夏剑丞两先生书词。兹已书来,寄上,请督收。惜无多纸,否则仍可托廖凤老书之。闻某君不惜入污泥,到南京亦大郁郁不自得,一失足成千古恨,尚复何说。不识他日九原,何以见其师也。读书力学,不先重人格,纵有大成就,亦不为人所重。此次伪方多少负文学之名望者,均堕落其中,引起道路指斥,谓读书人不足数,此真可为太息也。吾辈终身事教育,对于朋友学生应时注意此点。以后国家复兴,先要谋教育界之澄清。现在沦陷区中所闻种种,真可恸哭。盖心死之人,谁人能惜其身之死也。沪上人家十九不知有国,年下欢嬉如太平时节。心目中最大二事,一崇拜西人,一投机发财。治外法权不能收回,此种万恶之地,不知何日始能挽救之。吾辈流浪之民见之,时时不怡。舍此更别无可居之地。只日日跂望时清耳。书不尽意,顺颂近祉。

兄亮顿首,二月十八日。

复冀野一纸,请便交之为感。

-
- ①即王鹏运(1849-1904)字佑遐,一字幼霞,中年自号半塘老人,又号鹜翁,晚年号半塘僧鹜。广西临桂(今桂林)人,原籍山阴(今浙江绍兴)。同治九年(1870)举人。工词,与况周颐、朱祖谋、郑文焯并称“清季四大词人”。著有《味梨词》、《鹜翁词》等,后删定为《半塘遗稿》。
- ②即朱祖谋(1857-1931),原名朱孝臧,字藿生,一字古微,一作古薇,号汲尹,又号彊村,浙江吴兴人。光绪九年(1883)进士。工词,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一,著有《彊村词》、《彊村弃稿》等,辑有《彊村丛书》。朱祖谋去世后,龙榆生将其遗作编成《彊村遗书》。
- ③即夏承焘(1900-1986)字瞿禅(臞禅、癯禅),晚年改字瞿髯,别号谢邻、梦栩生,室名月轮楼、天风阁、玉邻堂、朝阳楼。浙江温州人。毕生致力于词学研究和教学,被誉为“一代词宗”,与唐圭璋、龙榆生并称“二十世纪三大词学家”,是现代词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。
- ④即石云轩(1871-1947)字凌汉,别号淮水东边词人。自学医术,人称“石一帖”。研于经学,诗词歌赋皆所长。藏书著述多毁于战火中,遗著散见于《如社词抄》、《辛蓼词》、《扫叶楼集》等。

按,此信信封丢失,作札时间可据信中“《全宋词》前半月已得一部”、“上月东坡生日,社集以东坡生日命题”推知。由钟振振等编唐老年谱知,国立编译馆托商务印书馆于“1940年5月出版”《全宋词》^①,然仇垞信末标注日期为“二月十八日”,故排除1940年的可能。又查今人陈谊编《夏敬观年谱》知“1941年1月26日,为苏东坡生日,午社集于廖恩焘之半舫斋。陈运彰、胡士莹做东”^②,“2月23日,午社社集,先生与廖恩焘作东”^③,恰于信中所言“本月于下星日举行比较”相符。由此便知,该信当写作于1941年。仇垞与唐圭璋相识甚早。据《唐圭璋先生年谱》,1915年秋,唐圭璋考入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,并“受到校长仇垞先生赞赏和鼓励”^④。由年谱和信可知,两人早有交游,且关系日笃。此信中,仇垞首先向唐圭璋讲述《全宋词》购书的问题,由于近来书价一直上涨,购书颇贵。同时,告知唐老六折购书券之使用方式。而后仇垞对《全宋词》内容给予高度评价,并认为《全宋词》后应再附调名各家归类表。仇垞信中向唐圭璋讲述近来词社社集大不如前。最后,仇垞向唐圭璋表明对时政之看法,认为当下社会必先重人格,而后方有所为。且对时下国难扼腕叹息,企盼早日和平。从中,我们可以看出仇垞高洁之品性、向上之人格。

(二)

圭璋吾弟如握:

七月七日接弟六月廿五日来书,久未裁畲,知在念中。兄思所托之事有以答复再函,乃姜瑞书^⑤处去以切实之函,至今无复。抄词目事亦需静坐两小时,渠懒荡,或不耐此。所询冀野版本应修处若何,亦需费时查检,恐渠一时不易有复。倘有复函,再行函告。《艺文》杂志所载沈钦韩《水经注疏证》,询之剑老,据云此稿在刘翰怡^⑥处,稿本甚多。当时因阅者不甚欢迎,遂未从续登载。商务书馆复业前,弟交来六折减价券,已交剑老,请与馆中商洽。剑老小病多日,前十馀日来函道已愈,惟尚未全健。天热,兄亦未往候,不知已与接商否。《清词钞》甲集初集,目录兹属抄上,请督阅。弟之《宋词纪事》及《金陵学报》所载《宋词版本考》,兄尚未见,一因天热出行颇苦,二则书价亦奇昂,书铺不敢去。有所见则怵怵欲动,而经济能力又不从我,此真生平未经过之苦。从前见书籍碑版有欲得者,忘餐废寝,必得之而后安。记得有两次质衣以购书者,近则衣且不周矣。羁此度活,已费精神筹措,物价

①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,第221页。

②陈谊:《夏敬观年谱》,黄山书社,2007年,第177页。

③《夏敬观年谱》,第178页。

④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,第213页。

⑤姜瑞书,刻书商人。其父姜文卿。父子二人曾于南京东牌楼党家巷经营刻书坊。姜与卢前为好友,朱祖谋《彊村丛书》、卢前《饮虹簃丛书》均出自姜瑞书之手。

⑥即刘承幹(1881-1963)字贞一,号求恕居士,晚年自称嘉业老人。浙江省吴兴南浔镇人。著名藏书家、刻书家。

递涨不已，真无良策。陈公馈赠比前多一百元，来函殷拳可感，聊可资三月之米。不过无功而食，心终不安睡。冀野为达此情，并为致谢意，渠于此事有力焉。陈公厚意问垂，倘能于此间相当机关畀以任务，最为有济，但此亦无从妄干也。兄近无可告慰，只身体精神已复元状。昨晚灯下录近稿，请冀野与弟正之。弟试观兄之随意行书，似不是衰老之人所书者，以为何如。近来友人为兄介绍鬻书，已先后销去集词联十数副，每副十二元。小行书坑屏每张廿元，不无小补。此种钱，用之心中最安。词兴未减，亦不常有着意之作。所录上近稿，半为蔡嵩云所属和，半为社调。匪石^①近一年未通问，前月始寄词请正之。词稿搜出近百调，但心中不安。近来时欲整理，总觉应弃者尚多，至今无成。大局问题，此间从神道方面所判者有云“千变万化，不可思议；持杯赏月，自饶佳趣”。矮人不久即溃，大致吾辈重九总可在乡里握谈。非妄言，非迷信，姑歧待之。此颂近佳。冀野兄均候。

兄亮顿首，八月一日。

按，此信亦信封缺失，写作年份据“弟交来六折减价券，已交剑老”可知。仇氏上一封书札中便已提及六折券需唐老邮寄，而此时已拿到六折券，因此该信写作时间当在上封书札之后，即1941年2月18日之后。再据“商务书馆复业前，弟交来六折减价券，已交剑老，请与馆中商洽”知，六折券一事，仇琛拜托夏敬观（剑老）负责。夏敬观一直生活于上海，如与商务接洽，定当与商务印书馆上海办事处联系。据《1843年开始的上海出版故事》一书知，“1941年12月26日侵华日军军部查封商务……1942年1月28日启封”^②。此书中所言“查封商务”，当为商务印书馆上海办事处。因此，商务复业前得六折券，当为1942年1月28日前。而据信尾“八月一日”，可知此信写作年份当为1942年。

仇琛先是于信中逐一答复唐圭璋所询之事，再述己之近况。仇琛为唐圭璋找《水经注疏证》，抄《清词钞》之目录并原抄，可见其为唐圭璋找过许多学术资料。且由信中内容可知，《清词钞》甲集于是年初集，为考证《清词钞》成书时间提供新材料。信中还提及自己已然靠卖字鬻书生活，并受陈公接济，可知其此时生活十分困顿。这则可为考察仇氏生平提供新材料。又从“无功而食，心终不安睡”、“此种钱，用之心中最安”两句话，印证了仇琛于战火中虽贫而志不移的品质。由仇氏于信中提及整理近作可知，仇琛与蔡嵩云多有词作唱和，亦经常参加词社的集会活动。由信中陈匪石托仇琛为其订词，知仇琛与陈匪石亦有交游。

（三）

圭璋贤弟左右：

五月廿九日寄东培^③先生函，有词一调，讹转弟与冀野订正。词纸周

^①详下文。

^②汪耀华：《1843年开始的上海出版故事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214页。

^③王东培（1874—1947），名孝燧，号寄汲，书斋名岁寒山馆。先生以字行，为近代著名书画家。著《一澄砚斋笔记》、《红叶石馆诗词抄》等。

围有小字,道琐琐,拉杂闲谈而已。此纸当在此函前达览。昨十七日接五月十一日书,备悉一一。附致高瑞祯一函,以飨价送去。瑞祯已来谈过。渠现在安平保险分公司任事,每日必经敝宅巷口。尹老太太^①望弟归来,自是老人家性情。但如此形势,谈何容易。一则路上不能无阻,费钱不少,人又吃亏。二即使归到此地,精神更苦,不能随波逐流,生事更无法应付。弟所持意见极是。只要两面平安,且姑待之,至迟年馀,必可大家见面。兄于十八日(星期)亲到利济巷会晤尹老太太与令媛,三人谈二小时。告弟平安,身体亦适,无他求,只求大家保重,能彼此平安,相见之日总不远。尹老太太年七七,精神尚好,毫不衰颓。只道其孙种种,不无怅叹。但渠亦甚旷亮,兄亦劝之。棣华甚好,本届初中毕业,询其学业状况亦不弱。尹与兄商可否即就小事。兄谓就事恐非弟之所愿。且既已求学,至少需高中读完。况女子就事不易。现在社会比前更恶,几几乎看不见正人。多少良家女子迫于生计作事,卒至堕落不可救。因商定决计升学。渠思入同仁女中,谓有姨父在该校任课。大致即照此行之。棣仪适外出,未几归来。仪身体胖更健。渠因姐华卒業,一人到育群太远,拟转入新街口模范女中较便。兄拟为托人询之。棣棣已十二岁,在大行宫丁职方校中就读。右手虽不能作字,兄令左手写自己名字,亦尚成形(粘此纸后,望阅之)。尹老太太谓他于手工劳作等多不便。兄当召丁职方来谈之。此种特殊儿童教育上应注意不能一律看待,大致不成问题。三女于学都在安顺进行,各个身体亦好,弟可无。问最近亲戚常有照应否?尹谓谢伯畏^②家甚近,华、仪常到姨母家走走,高瑞祯亦常会见。问有任光炎先生曾来否?尹谓正盼此人来,尚有两千元托任带来,至今尚未来。兄意近来路上甚艰难,如由山陕来,则洛阳一带已难行。不知任所从何路行。兄昨与瑞祯云,任来,兄亦欲晤之,一询弟之近状也。问其生事如何?尹谓每日三斗米(每升近四元以上),则^③道及之。遐庵^④前来函已道困。冀野函谓其鬻书为生计,亦可信。近来富豪求人笔墨,均不惜费。而此地书对或屏亦四五百元,钱无价值,多亦无济于用,奈何!兄所辑之《词钞续编》告成,作一序,并订例言钞姓氏,请冀野与弟为订正,尚未为定稿也。《鞠讌词》自己钞就,共百一十馀首,存彖素处,托有暇为校正之。彖素忙于医,在此地每日四五千元,到上海十日则十数万元。朋辈只渠不烦心生事,然而年七十五,亦大苦矣。渠家房屋书籍损失,以今价论,当在数千万。近来,吾辈直无购书力量。兄去冬购《半厂丛书》,计二百元。最近兄案头置

①尹老太太,即尹高氏,为唐圭璋先生岳祖母。

②谢伯畏,唐圭璋的连襟。

③此处文意不甚连贯。原作“则”“道”二字分属前后两纸,其间并无他纸,姑存疑。

④即叶恭绰(1881-1968),字裕甫,又字誉虎,晚年别署矩同,浙江余姚人。著名书画家、收藏家、政治活动家。好为词,编纂《全清词钞》。

初印本《南宋杂事诗》，友人谓此四本书非千元不可，可以想见书价之高。弟论林子有《词综补》可以独树一帜，甚是。但初所收亦不免汎滥。丁绍仪之《词综》，兄欲阅之，托人在上海书店寻问，竟不可得。弟谓《词苑丛谈》是否有单行本，此书似曾见过，今亦不可得。兄之《尧山堂外纪》，失去卷一至七、卷五六至七二（南宋与元），欲觅补，亦不可得。此书颇有味，不全殊可惜。其他残缺之部甚多。兄词稿录成《词钞续编》，翰定无事，只翻旧存书卷，聊以遣日。但目力差，记忆力尤差，每日午后必小睡，稍以调节精神作用，人老亦如小儿也。赵叔雍明词^①虽未印行，但姜毓麟^②曾面允，有暇在稿本中钞来，亦不知何时有暇。渠现亦在部中就事。蔡嵩云^③在扬州，近年常有函来。兄五月卅日寄一函，迄今无复，亦不知如何。嵩云与洪诩庐^④时通函，来函谓洪亦颓老，不弹此调。夏瞿禅闻到内地，弟曾与通问否。前年渠回永嘉，曾开来通信处。后闻其入内地，遂无函问，甚相念也。拉杂书之，聊当闲谈。终日无用，反阅报，又不知所云。总望弟与诸友有束装归来之讯，则大慰。日日无不系心于此，不知天能早慰人望否。旅居在外者，当亦同情。此致，即颂近佳。

近影阅悉，精神甚适。

兄亮顿首，六月廿一日。

兄有复冀野一纸，请便中致之。又有致金鸣宇^⑤、金叔和^⑥各一纸，本拟托寄成都三道街卅三号叔和处，恐其移居，请为贴邮票封好，寄綦江柳丝农场医院鸣宇处为感。

按，仇垞此信信封遗失，写作年代据信中“棣棣已十二岁”、“尹老太太年七七”诸语可推知。由钟振振等所编唐老年谱知，“1933年2月12日，三女唐棣棣出生”、1960年尹老太太“以九十四岁高龄无疾而终”^⑦，则唐棣棣12岁时、尹老太太77岁时，均为1944年，故此信当写于1944年。信中内容主要是向唐老讲述其南京亲人生生活近况和友朋近况。由于日本入侵，1937年唐圭璋跟随军校

①即赵尊岳（1898—1965），原名汝乐，斋名高梧轩、珍重阁，江苏武进（今常州）人。其明词整理成就颇高，所辑《明词汇刊》迄今仍为辑刻明词数量最多的丛书，且撰有叙录和提要。此处仇垞所言“明词”概指此。

②姜毓麟，益友社成员，南京市刻字印章商业公会负责人。曾与吴梅交往过从。据《瞿安日记》记载，《霜压三剧》、《蕙风词话》、《宋词三百首》等校样或书籍，均有姜毓麟参与。姜毓麟藏书甚多，南京沦陷后，其所存28600余册刻书及自刻12300余片木板书版损失惨重。

③蔡嵩云（1883—1948年后），名桢，号柯亭。最初学习农物科，后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，词学研究尤著。著有《词源疏证》、《乐府指迷笺注》、《柯亭词论》等。

④即洪汝闾（1869—？），字泽丞。有《勺庐词》。

⑤金鸣宇，又名金铭裕。日本千叶医学院硕士。回国后在南京开办鸣宇医院，任南京医师公会监事、会长，全国医师公会联合会理事，主编《南京医刊》。

⑥金叔和，江苏常熟人，虞社成员。其诗《虞社》、《兰言晶报（聊园锦绣）》有载。

⑦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，第215、229页。

随军教学。因无法携带亲眷,只得将三位女儿托岳祖母尹老太太照顾。当时仇垞亦居南京,因与唐圭璋关系甚笃,因此时常看望并照顾尹老太太及唐圭璋三位女儿。此信真实再现了此中细节,可证仇氏与唐圭璋交情之深。信中向唐圭璋谈及已作《鞠谦词》,并请唐圭璋、卢前和王孝燠为之校订。信中还讨论了林子有(葆恒)《词综补》^①的优劣问题。仇垞在《金陵词钞续编》序中亦曾提及林葆恒及其《词综补》有功于编。由信知当时词家蔡嵩云与洪汝闾交游甚密。由此信“夏瞿禅闻到内地,弟曾与通问否。前年渠回永嘉”语知,夏承焘1940年前后曾到过西南。然夏氏日记及今人所编年谱无此记载。信末仇垞托唐老代寄友人信件,可知仇垞与卢前、金鸣宇、金叔和均有交游。其中,仇垞与金鸣宇、金叔和交游之事,尚未见记载,此可补仇垞交游事迹。

三、陈匪石^②书札一通

下问之雅,遂暴其丑。大壮^③先生诣精律细,述翁^④生时所赞佩,胜弟千万。倘往乞署检不妨,然与商榷,渠决不负死友。且免邮递沪渎之周折。尊意如何?《金陵词钞》如可假读,请交伴带归。特三数日内须斟拙稿,未必能动笔耳。此上,即颂撰祉,不又。

弟陈匪石再拜,三月十八日。

按,此信信封遗失,写作年份难以明晓。然据“且免邮递沪渎之周折”等可知陈氏在上海,并未与唐、乔二人一处。又由“倘往乞署检,不妨然与商榷”之语知,写此信时唐老与乔大壮在一处。又据“述翁生时”知,述翁(仇垞)已去世。钟振振等编唐老年谱记载:“1945年4月26日,仇垞先生逝世。”^⑤因此该信当写于1945年之后。再据唐圭璋、乔大壮各自生平,二人共处时间有二:一为避难西南时,一为抗战后回南京时。避难时陈氏也在西南,三人均有词集刻于《雍园词钞》^⑥中。且陈芸《先父陈匪石生平二三事》中提及“因任经济部参事,

①此书实名《补国朝词综补》,是对丁绍仪《国朝词综补》的续补。

②陈匪石(1884-1959),名世宜,以字行,号小树,又号倦鹤,江苏南京人。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,后留洋日本。回国后,任江苏法政学堂教员。而后下南洋,在国外报纸担任主编。归国后于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。建国后,被聘为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编纂。陈氏自幼聪颖,师承张次珊治词,而后又从朱祖谋学词。早年加入南社,为南社重要成员。此外还曾参加如社、春音社。词学主张恪守四声,严求格律。著《宋词举》、《声执》、《旧时月色斋诗》、《倦鹤近体乐府》等。

③即乔大壮(1892-1948),原名曾劬,以字行,号波外居士。四川华阳县(今双流县)人。近代词人、篆刻家。清末就读于北京辞学馆,师从辜鸿铭。唐圭璋称其为“词坛一代飞将”。1927年赴南昌任周恩来秘书。1935年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。著《波外乐章》、《波外楼诗集》、《乔大壮印集》、《乔大壮书法集》。

④即仇垞。

⑤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,第224页。

⑥《雍园词钞》,杨公庶选编。杨氏在序中言并世词客多聚于西南,即选八家九种,编为词钞。

暂与乔大壮及经济部部分职员寄居在重庆华岩寺”^①，可知陈、乔二人均于国民政府任职，二人应随国民政府一起东迁。《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》中明确记载国民政府于“1946年5月5日于南京举办还都典礼”^②。因此可推断1946年5月之前，陈、乔二人仍在重庆任职。又据钟振振等编唐老年谱记载唐老于“1946年8月返回南京”^③，可知1946年5月之前，唐、陈、乔三人均在重庆。此时唐圭璋可与陈匪石在重庆相见，并不会有“邮递沪渎之周折”，故唐、乔二人共处时间当为抗战后回宁时期。而乔大壮于辛亥夏（即1947年夏天）赴台任教^④，另据《透视钱锺书》知“1948年3月18日，他们一行20余人抵达基隆”^⑤，钱锺书拜访了时任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的乔大壮，可知唐、乔二人同在南京的时间段为1946年8月至1947年夏。而陈匪石则是于“1947年秋，就国立中央大学之聘，任中文系词学教授”^⑥，即乔大壮渡海赴台之后，陈氏来南京任教。信末言“三月十八日”，便知信当写于1947年。由此信内容知，陈匪石婉拒唐圭璋邀请，并力荐乔大壮为其作校订工作。此外，陈匪石向唐圭璋借阅《金陵词钞》^⑦。近人仇采曾编写过《金陵词钞续编》，共六卷，主要是对上书的补遗。

四、赵万里^⑧书札

（一）

圭璋我兄：

一别数载，想念为劳。忽奉朵云，欣慰莫名。弟学殖荒落，愧无以告。故人所询元刊《乐章集》及述《东堂》、《东山词》二卷本，迄未发见，殆已佚之矣。汪中本《山中白云词》亦未见，度内容未必佳。弟尝据《大典》订张炎词，以校近刻《山中白云》，文字多异，知《大典》本与今本非一系也。《万历镇江府志》引《丹阳集·陈朝清墓志》，俟觅得全文后再告。弟近年见《大典》较前增多数十册，所得宋人词亦时有出尊辑外者。他日相见，当尽出以供采择。现时邮递迟缓，恕不能抄寄，千乞谅之。弟暑中因家事来沪，

①陈芸：《先父陈匪石生平二三事》，《文教资料》1989年第3期，第27页。

②杨立强、刘其奎：《简明中华民国史辞典》，河南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326页。

③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，第179页。

④台静农《〈乔大壮印蜕〉序》中说：“辛亥夏，大壮先生渡海来台。”（《台静农艺术随笔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117页）

⑤汤溢泽：《透视钱锺书》，湖南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58页。

⑥柳定生：《金陵词坛名宿陈匪石先生传略》，《南京史志》1984年第3期，第33页。

⑦《金陵词钞》，陈作霖辑。全书八卷，另附录一卷。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年）木刻刊行。陈作霖在编选过程中明确提出了“因词存人”和“因人存词”双重标准并行的体例。

⑧赵万里（1905—1980），字斐云，别号芸龕、舜龕。浙江省海宁市盐官镇人。赵万里从吴梅习词学，且得王国维先生指导，在文史、戏曲、版本、目录等方面造诣颇深。著《校辑宋金元词》、《中国古代版本史讲义》、《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》等。

不日即拟北。近如蒙赐函,请寄上海夏瞿禅先生收转为安。又今日至商务,见大著现已出版,洋洋洒洒,共装三十册。弟已致函商务方面,请以兄之名义赠弟一帙,以快先睹,想不难办到也。先此致谢,不尽万一。匆匆,即请道安。

弟里再拜,九月十四日。

按,此信信封缺失,写作年代由信中言赵万里“至商务,见大著现已出版,洋洋洒洒,共装三十册”、“近如蒙赐函,请寄上海夏瞿禅先生收转为安”可以知晓。据钟振振等编唐圭璋先生年谱知“1940年5月国立编译馆出版《全宋词》(线装本)”^①。且信中说“暑中来沪”,虞坤林《赵万里先生活动简表》^②提到,1940年6月,赵万里因受郑振铎之托,携图书资料由北京到上海。另据李剑亮《夏承焘年谱》知“1940年9月14日,赵万里来访”^③。该信落款日期亦为“九月十四日”,因此可以断定该信写于1940年。信中提及未能为唐老搜到元刊柳永《乐章集》、毛滂《东堂词》、贺铸《东山词》等,可知当时赵万里正为唐老搜集资料。《万历镇江府志》、《丹阳集·陈朝清墓志》中记载有柳永的相关材料,可知当时唐老正在考证柳永的生平史志。此外,还提到《山中白云词》之版本问题。《山中白云词》为张炎的词集。信中所提汪中本,应为乾隆十六年汪中刊本。赵万里根据《永乐大典》校订民国时期通行的《山中白云词》,发现文字多异的原因是所据词集版本不同。张炎词于《山中白云词》之前,均以《玉田词》为底本。《玉田词》之祖本成于元大德年间,而《山中白云词》传于陶宗仪手钞,收词数量多《玉田词》几近一倍。至《山中白云词》出,世人考张炎词多依此本。赵万里信中提及《山中白云词》等词集之版本,或为唐圭璋《宋词版本考》提供新材料。此外,赵万里言“近年见《大典》较前增多数十册,所得宋人词亦时有出尊辑外者”,可证明赵万里发现《永乐大典》中有新发现宋人词集,并向唐老指出其新发现词集《全宋词》并未收录。由此可知,赵氏为唐圭璋《全宋词》日后的订补提供了新材料。

(二)

圭璋道兄左右:

多年前曾奉惠函,以道远兼以形势扞格,未能裁复,至今耿耿。胜利后,曾托胡厚宣^④兄带上一书,未知到否。近维起居住佳,著述日弘,定符下颂。大著《全宋词》出版后,弟年来浏览所及,颇有订补。他日再板时,当出以供兄参考也。冀野曾来函嘱抄散曲资料,以无处通函,至今未复。

①《词坛耆硕——唐圭璋》,第221页。

②虞坤林:《赵万里先生活动简表》,《出版史料》2006年第1期,第109页。

③李剑亮:《夏承焘年谱》,《词学》2010年第2期,第277页。

④胡厚宣(1911—1995),幼名福林,河北望都人。我国著名甲骨学家、殷商史学家。著《甲骨学商史论丛》、《甲骨续存》等。

便请将通信地(报载渠赴迪化,确否)见示为幸。王仲闻^①兄现在何处供职,亦请示知。匆匆,即请著安。

弟万里再拜,七月廿三日。

按,此信信封遗失,由信中所言“胜利后”、冀野(卢前)“报载渠赴迪化”一语可知,此信当写在抗战胜利后卢氏到迪化之时。迪化,即现新疆乌鲁木齐之旧称。卢前曾说其“四参国政,两度天山”^②,且著有《西域词纪》、《新疆见闻》,知确有赴新疆之事。前言“胜利后”,又《新疆见闻》由中央日报社于1947年7月刊行,则卢前赴疆应在1945年8月后至1947年7月之前。且据查证,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于1946年派代表团赴疆参加新疆联合政府成立大会,卢前即为代表团的一员。苗怀明编卢前年表也记载卢氏于“1946年6-8月随于右任赴新疆考察”^③,当知此信写于1946年。再由信知,唐圭璋先生在民国与赵氏有词学来往。据赵氏言“大著《全宋词》出版后,弟年来浏览所及,颇有订补。他日再板时,当出以供兄参考”,知其当有专门订补《全宋词》的手稿,惜今不见。信中还提及赵万里为卢前寻找散曲资料。卢前对散曲颇有研究,且创作大量散曲。特别是民国时期卢前整理研究散曲,为学界深入研究散曲提供了可观资料。据信可知,卢前曾请求赵万里为其搜集散曲资料,该信息可补卢前生平事迹之阙。此信中所提及的王仲闻为王国维次子,建国后曾供职中华书局。据钟振振等人编《唐圭璋先生年谱》知,1958年中华书局邀请唐圭璋先生重新修订《全宋词》。该著修订时,王仲闻助力甚多。

以上七通信札,可知唐圭璋在民国时期与友朋交往的具体细节。一方面,信札再现唐圭璋的交游圈,可补其交游资料之缺。信中不仅涉及学术交流,还有友朋间日常琐事。其中所涉及《全宋词》出版之事、唐圭璋先生家人生活琐事等,均为研究唐圭璋生平、行实和学术活动提供了丰富材料。另一方面,七通信札既能观照出民国时期学者的治学精神,也能窥探当时学者的生活片段。以上均可作为考察民国学人学术史、生活史的第一手材料,具有相当高的文献价值。期望通过对七通信札的考释,可为当前学界民国学人研究略献绵薄。

【作者简介】周翔,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,词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。研究方向:中国古代文学、诗词学。

①王仲闻(1901-1969),即王高明,以字行。笔名王学初、王幼安。王国维次子。长于词学,擅长考据,曾任中华书局编辑。在职期间,曾为唐圭璋《全宋词》做过大量校订工作。编著《唐五代词》、《读词识小》等。

②薛冰:《金陵书话》,东南大学出版社,2002年,第64页。

③卢前著,苗怀明编:《卢前曲学论著三种》,商务印书馆,2014年,第533页。